

17.44

沔阳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沔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张荫远烈士及其一家·····	杨光华 (1)
陈熙革命事迹和他的《狱中上书》·····	李泽民 (11)
杨玉如传略·····	杨主华 (17)
记辛亥首义老人浦天祥·····	李 悟 (22)
杨刚的童年·····	汪烈九 (24)
忆杨刚同志·····	符其实 (27)
怀念李志同志·····	潘德林 (28)
对胡幼松牺牲前职务的考证·····	武身龙 (32)
麻港乡苏维埃建立前后·····	戴同国 (34)
邓中涛惨案记事·····	郑场公社休干组调查 (38)
·····	张民惠整理
我所知道的王劲哉·····	周 仁 (41)
采访王劲哉的回忆·····	冯英子 (48)
王劲哉在沔阳地方的盛衰·····	黎澍德 (57)
新堤和平解放的回忆·····	吴金权 (62)
江汉先英陈友谅·····	李家厚 (67)
旅台三十年见闻散记·····	王庆汉 (70)
沔阳县籍国民党特工群相·····	裴 实 (74)
金桓堂其人·····	郑桓武 (87)
外国洋行在仙桃·····	朱宪章 (91)

沔阳仙桃地区红帮简史·····	章灿宇、李典坻 (97)
旧县参议会一瞥·····	陈仲刚 (105)
仙桃商会简介·····	余小洲 (108)
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公文旅行纪程·····	熊德群 (110)
集诚书院的兴亡小史·····	易子敬 (112)
“沔阳三蒸”小考·····	周三吉、万千里 (114)
仙桃镇好吃街谈往·····	周 健 (117)
仙桃十三泰·····	符 号 (121)
沔城史料零简·····	范寿廷等 (134)

沔城盛时概况 己酉年水灾苦景 武装保卫团刘绳武搜刮

民财 挺进队何复洲、谢天的破坏行径 川军祸沔 李伯岩

“清乡” 胡、陶溃军过沔骚扰 84师驻沔罪行罗列

 图片与篆刻	大汉陈友谅之墓·····	(封二)
	陈友谅墓前“三楚雄风”牌楼·····	(封二)
	石刻艺术·····	向阳(封三)

张荫远烈士及其一家

杨 光 华

地主经济 革命家庭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担任过我党沔东北区区委书记的张荫远同志，是沔阳尤拔官沟人（现为沙湖公社四新大队）。其父张文举，是官沟一个小地主，生有四儿一女：长子张荫远、次子张学志、三子张学俊、四子张学衡（亦名鹏远），女儿张学卿。

张荫远毕业于武汉法政学校。原来准备当律师，但因在校期间，受到董必武同志革命思想的熏陶，即从事革命秘密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之前，他就结识了吴德峰同志（解放初期，曾任过武汉市市长），在武昌办了一所“崇文小学”。吴任校长，张任教务主任。这时，张还把四弟学衡带在身边读书，小学毕业后，进入初中，并加入共青团组织。后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政府从广东迁武汉，在武汉市政府里，张同吴一道从事革命公安工作；吴任公安局长，张任司法科长（张在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吴德峰同志已写过证明材料）。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也来了个“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吴、张当即退出武汉市公安局。党给吴另外安排工作，，派张回沔阳，在沔东区尤拔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先后发展其叔父张文炽，自家老雇

工王元志，本地贫苦青年贺福庚等数人为共产党员。这时，他家四弟兄都已分居，老大、老四从事革命工作；老二、老三务农，小地主经济变成富农经济了。他家在晓阳（杨林尾下边）的一部分土地，弃权不收地租，只有官沟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来维持一家生活。

在党的组织发展中，沔阳东区由于南、北形式不同，地盘又大，不便领导。1928年县委决定划为东南区、东北区。沔东南区包括：汉河口、老沟、张家场、破岭沟、郑道湖、黄蓬山、老湾（现均属洪湖）和十三港一带；沔东北区包括：彭家场、尤拔、太阳脑、何场、余场、王场、沙湖及肖泗沟（属汉阳）一带。东北区区委书记为朱同科（1938年夏，被反动分子郑海东杀害于解家口），张荫远、童楚材（即童宗协）、刘福、朱新元等为委员。所辖组织有：彭场、塘咀、尤拔、红土坑、何场、余场、肖泗沟、沙湖等8个支部，不论是在秘密或公开时间，东北区的组织和工作情况都比东南区要好。

同志之间 彼此信任

1928年秋，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开始“清乡”。这时，中共沔阳县委决定撤销东南区，区委书记姜中望和我（杨光华）由朱同科引路转入沔东北区，到张荫远家商量对策。从这时起，我才认识张荫远和了解东北区地下组织概况。当时，张表示可以为我掩护；姜中望不好安插。最后，决定姜住塘咀支部童楚材教过书的蔡家堂子里去。住不多久，姜当了逃兵，跑到武汉被叛徒刘材出卖拘捕，叛变投敌（1951年，在武汉依法处决）。

这样一来，我就在张荫远家隐蔽下来了。他家是一“四合

院”，一进三层，全是转楼。为了安闲，他收拾好一间厢房给我住。其身份是：长埇口一家富户的“独生子”，因土匪绑票到张家避难的；其关系是：张荫远在武汉的学生和四弟张学衡的同学。加上张之叔父张文炽又很喜欢我，认我做“干儿子”，我化名“刘海涛”。张家看我年轻（当时我只二十岁）、有趣，均逗趣地喊我“刘海”（因旧时沔阳花鼓戏中有《刘海砍樵》一剧），有时叫我“海哥”，相互关系融洽，彼此亲爱异常。老四张学衡结婚时（娶妻刘氏）还是我的“礼宾先生”哩！不久，张文炽的大儿子——张癸丑结婚时（娶妻钟氏），我又帮忙。这样一来，张家的亲朋就都认识我了，也都叫我“海哥”，根本不怀疑我是搞革命地下工作的人。

沔阳地方“清乡”日渐紧张。中共沔阳县委书记 娄敏修（又名娄铁血）住在沔北区排湖杨家洲一带。一天，娄派刘功庭到张荫远家去找我到杨家洲去谈话。我同娄见面谈了两个问题：（一）娄问我在张荫远家观察情况，张究竟是“共产”主义，还是“保产”主义？（二）娄要带县委到潜江去隐蔽，问我去不去？当时，我针对娄提出的问题，谈了我的看法：“张荫远不是保产主义，而是共产主义；他为革命牺牲过自家财产，连父亲张文举都要受他支配，一切由他作主，这点我可负责。至于县委到潜江隐蔽之事，我自己不去，也不同意其他县委去；如果去了，沔阳地下组织群龙无首，不好解决问题。”除此，我还建议娄要以身作则地指挥反“清乡”斗争。

当时，娄要我代表县委维持好沔北区和沔东北区的地下组织，并下了两个“不许”的命令：（1）不许有组织破坏；（2）不许有党员自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有争论）。我终于接受了县委的命令，并检查了沔北区之杨家洲、狮子湾、里仁口等地下组织情况，然后回到张荫远家，除了传达县委命令精神

外，对于我在张荫远家继续呆下去的问题，又作了详细研究，决定约一堂馆，请我教书。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主要是我文化水平不高，怎能教好学生？张说：“不要紧，全都是我张家的子弟，教不好谁去怪你？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嘛！”于是，他就为我到处张罗，动员学生上课。其中有：张之长子书黎、女儿杏珍、小妹学卿；堂妹连姑、堂弟虎生；老雇工王元志的儿子王政林，侄女梅珍等以及少数地下党员和秘密农协会会员的子女二十多人。从此，我就一变而成为“教书先生”了，人们都称我“刘先生”，我也只好频频点头答应，可内心却感到歉疚。

在此期间，娄敏修带领县委许炎生（即许棚）、王康甫等人到潜江隐蔽去了。敌人的“清乡”组织推进到沔东北区、沔北区等地方，要实行“保甲制”，即在沔阳县“清乡”委员会之下设区，区以下设保，保以下每百户设一甲长，每十户还设一排长。每家进行清查，凡有客来不经过保、甲长同意，不许留住。否则，一经查出，则以“窝藏坏人”论处。一家有事，联系一排；一排有事，联系一甲。这就叫“连坐法”。除此之外，各保还设有“哨卡”，派人日夜照守，没有路单（即证明信）不准通行，而且还要拿问。因此，我们的工作日益困难了，主要是不便于开会商讨问题。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区委也作了决议，坚决不开大会，有事由秘密交通员送信。这样一来，张荫远又发展叔父张文炽，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一切情况由老交通员传达给各支部，甚至连张荫远外出都要事先向老交通员打招呼，一个人坚决不许外出，怕出事端。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关于如何对付敌人“清乡”的问题，我征求过张荫远的意

见。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下层人员拿到我们手里，从保董以下由我们的同志担任，那对我们的工作就好办了。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当即到北区征求向再生的看法，他也有此见解。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于是，我们就决定这样办。

可是，这个问题事关重大，需要经过县委批准，否则，那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这时，我到哪里去找沔阳县委呢？只好大胆地代表县委批准了把“清乡”保甲制的下层职权拿到我们手里的措施。这是一个有效的对策，很快就开拓了局面。根据具体情况，能担任什么职务就放手让他们干起来。比如：张荫远当了尤拔一带的保董；四弟张学衡当了官沟的排长；余场支部朱新元当了甲长；新里仁口支部书记，夏××和狮子湾的向再生，都当了甲长。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就主动了，行动自由，组织安稳，深受沔南区“自首”风浪所及的党员中，那种恐惧、动摇的心理作用也消除了。如新里仁口的孙作宾，从害怕、动摇甚至有可能自首而转为安然不动了，这与抓“清乡”下层人员很有关系。当时除仙桃附近之张家台刘材受沔南区党员自首影响而跑到仙桃自首外，两个区的地下组织还没有一个遭受破坏，党员没有一人自首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研究了如何涣散“清乡”组织和哨卡的问题，放到每个支部、每个小组中去讨论执行。对于“连坐法”的事，说明，哪家没有亲朋来往呢？不要太认真了，“清乡”搞不长的，不要得罪人；有亲朋来往，愿意报的自己去报，不报的就马虎算了。“早不相见晚相见”，对门对户，隔壁左右谁都知道谁是好人……。对于守夜放哨，党员要积极参加。在哨卡上要多讲埋怨话：我们在夜里放哨，有钱人在屋里睡觉，守谁呢？守共产党吧！她是为穷人办事的，认真了是要吃亏的；守土匪吗？我们也守不了，要挨枪头子该我们

先挨，我们只好敷衍了事。对于行路人也不要认真盘查，特别是深夜有响动，我们要先躲起来，以免作无谓的牺牲……等等。这种政治攻势十分有效，保甲制、“连坐法”、哨卡等也就这样无形地、慢慢地涣散了，逐渐恢复亲朋来往、行人自由的正常秩序了。

敌我划清 憎爱分明

沔阳地方的“清乡”情况同其他各县一样，是专门用来反共、防共的。所谓“清乡”就是清除乡村中的共产党组织。我们把保甲制的下层组织拿到自己手里后，就把它用来保护党的组织了。张荫远当了保董后，就利用这个地位来积极“反匪护共”。他有一叔父叫张文杰（后被我党镇压），是勾结土匪的大坏蛋。对张“尤拔没有共产党，只有土匪”的说法表示不满，怀有刻骨仇恨。

我在张荫远家顺利地教书到年底。腊月中旬准备放年假，有些学生的家长求我写对联。这下可要出纰漏了，我怎么写得对对联呢？只好和张荫远商量。他说：“不要紧！由我代笔，好在我从未写过字，家长不认得是我写的。”我听他这样一说，胆子也就大些了，连忙叫学生磨墨，连夜写好后，第二天拿去。家长们看到后，都称赞我说：“写得好！……”真是好笑，！不是“刘先生”写的，而是“张先生”写的。

放年假后，即由老交通员张文炽送我回家过年。其实，党内少数人知道我到河北区向再生家去了，隐藏在向家的楼上度过了年关。我在向家过年很愉快，因为向有三弟兄。向再生是老大，向思延（又名向楚屏）是老二，他们二人都是共产党员；向家有个长工（云梦人，姓名忘记了）也是党员。老三向思潮没有入党。他母亲待我很好，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过年分东

西（炒米、糖类），我和他们三弟兄一样，也要分得一股。三位嫂嫂都很贤慧。大嫂是个聋子，和我接触不多；二嫂姓汪，三嫂姓肖。老三向思潮和两位嫂嫂经常上楼和我交谈，我对他（她）们有问必答，听者心服。不久，他（她）们都一一参加革命工作，并由我介绍入党。老三改名向赤潮，二嫂叫汪二，三嫂叫肖三。恰在这时，打听到娄敏修到潜江后，曾于十一月派县委委员王康甫经过沔北区去沔东南，依靠破岭沟支部进行恢复工作。可是，这个共产党的败类一到向家（这时，我还住在张荫远家），就对两位嫂嫂说些不正派的话进行引诱。她们看到他行为不轨，就连饭都不给吃，最后只好滚蛋。接着，他到沔东南区破岭沟支部住在党员张云廷家里，继又引诱张之妹妹。被张发觉后，又不让他住，只好转到一个姓曾的共产党员家里，可又利用曾不在家之机，与曾之老婆和到那里谈话的女共青团员，搞不正当关系。最终受到驱逐，他回到府场老家而自首了（后来，这个坏蛋重又回到红军里面鬼混。曾在一次战役中，他用冷枪打死沔阳游击大队长娄先湖同志，当场被处决）。

重振旗鼓 粉碎“清乡”

春节期间，娄敏修曾再次派交通员到向家了解情况。当时，我把沔东北区、沔北区的工作写了书面汇报，并诚恳提出要求县委回沔阳，重振旗鼓，粉碎敌人的“清乡”。不久，娄果然回沔阳来了。他住在排湖杨家洲，约我去面谈，最后决定开个“紧急会议”，并要张荫远、向再生（向思维）二人参加会议，一道研究反“清乡”工作。

谁去通知张荫远呢？别人都不知道他的住处。于是，娄敏修就决定我去一趟。我即以“拜年”为由，重返张家，说明来

意。张听到后不表示态度，因为他警惕性很高，不了解我离开他家之后的情况，怕是“引龙出水”，所以他不想去。我要是硬逼他去，那反而不好。我只好把情况告诉交通员张文炽。因为老交通员是张的“保镖”，不论到哪里，叔父不表态度，侄儿不敢动脚。似此，老交通员向张荫远担保：“不会有问题。再说，他（指我）还同我们一道去，若有情况，我决不放过他。”张荫远这才答应同去开会。

我们三人一道从尤拔走到彭家场街上，正碰上彭场保卫团携枪荷弹迎面而来。张荫远怕有人认识他，问他何往？因而神色有点不自然。机灵、能干的老交通员张文炽把他的衣角一扯，转身就走到粉馆里吃粉去了，巧妙地躲开了保卫团。保卫团一走，我们三人也就走了。

当天下午，我们赶到杨家洲，见到了姜敏修。这时，张荫远才透了一口气说：“我如果不是相信你，怎么跟着你走这远呀！要是别人通知我，我肯定不会来。”姜听到后风趣地说：“他不但有本领把你从尤拔调到排湖来，他还有本领把我从潜江请回沔阳来哩。”说得人们哈哈大笑。

会议开始，姜对沔东北区、沔西北区的反“清乡”工作，如抓下层组织、涣散哨卡等作法表示满意，并大加赞扬。最后，姜还代表县委任命张荫远为沔东北区区委书记，向思维（再生）任沔西北区区委书记，任命我为沔东南区区委书记。会后，我就赶到破岭沟进行工作。很快，我就打开了这里的局面，主要是依靠当地一个名叫刘焕章的开明士绅。此人思想很进步，对我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经常和我通讯，报告敌情，并且担保我在这里不出问题。同时，我也向他表明态度：“你的人身安全我负责，就是土地我不负责。”他说：“那你不能保，我也不要求你保。”这实在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对象。可是在1930年执

行“立三路线”时，竟把他当着敌人杀害了。

我在沔东南区工作很顺利。仅三个多月，就打开了从沔阳到监利的通道，由简家口到汉河口直抵洪湖的邹何家湾。沔阳县委转入洪湖，当与监利县委取得联络，后又与鄂西特委接上关系。从此，鄂中特委名称取消，开始受鄂西特委统一领导，这标志着沔阳地方革命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让沔东、沔南、沔北等广大地区的党组织连成一片，创造出一块红色的农村根据地。

谁知好景不常。约在五月的某一天，老二张学志找到张家塆（现属洪湖）对我说：“大哥被‘海湖会’头子张文杰，勾结土匪邵甲麟、胡光祥，在从官沟到尤拔去的路上，打死在篱笆岸边了。”我听到不胜伤感，连忙报告县委。县委立即派熊登楚接替我的工作，令我到东北区去接替张荫远的职务。

我带着悲愤的心情重返东北区。这次，我还是住在张荫远家里，不像以前公开教书，而是隐蔽活动。张荫远牺牲后，他家的大门老是关闭着，出进都从侧门而过。我是天黑到张家去的。为了保护区委机关和对付敌人的袭击，我决定想方设法买几条枪。首先商量张之父亲文举作主，再经过老四张学衡同意，变卖18亩白田，再加上老二、老三一凑，即派老雇工王元志、老交通员张文炽，到武汉找到费侃如（沔阳彭场人，当时在徐源泉部任职。解放后，在武汉市参事室工作——编者）的关系，购买三支驳壳枪，由几位区委同志随身携带，以防不测。

我到职之后，即由老交通员张文炽引路，到彭场会见了刘福，余场会见了朱新元；并且视察了何场、肖泗沟等地支部情况。通过检查，得知王场保卫团长罗志大，与朱新元先前有过交往，争取起义，参加革命。后来，我又继续争取，始得成功（后被叛徒刘材出卖，罗壮烈牺牲了）。这对当时发展党的组

织，壮大革命武装，为后来进行政权建设都起到一定作用。

翌年（1929）冬天，中共沔阳县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我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书记。从此，我就再没有时间到尤拔一带去了。1930年5月，卞继勋率领红六军打开沔城、仙桃后，沔阳游击队也先后打开了彭场、沙湖等地，使这一带的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一天，我派黄国庆到沔东北区视察工作，知道张荫远的二弟、三弟、四弟都参加工作，并入了党。还有老交通员张文炽的大儿子——癸丑亦加入党的组织；二儿子虎生也在县办的列宁小学里读书。特别是四弟张学衡还调到团县委机关里工作。由此看来，张荫远烈士及其一家，都是革命家庭了。

可叹，这一革命家庭的成员后来都为革命流下鲜血，一一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计有：老大张荫远、老二张学志、老三张学俊和叔父张文炽、堂弟张癸丑等五人。幸存者只有老四张学衡、堂弟张虎生二人耳。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老交通员张文炽被“白极会”杀害时，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他面对敌人毫无惧色地说：“你们不要瞎了眼睛！谁是共产党？只我一个是共产党，要杀就杀。把他们抓起来做什么？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你们是杀昏了头！又不是瞎子，看不见？你们把这些人放掉，杀我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最后，老交通员高呼“共产党万岁”而慷慨就义了。

张荫远烈士一家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永垂不朽！

一九八三年八月于仙桃

编者按：老革命战士杨光华同志是洪湖新堤人（原属沔阳）。他根据自身亲历，写了《张荫远烈士及其一家》。我们读到这篇史料，深受教育。至于张之后代情况，打算以后再请杨光华同志撰文介绍。

陈熙革命事迹和他的《狱中上书》

李泽民

陈熙号绍武(少武)，别署陈胥、造吴，亦名呆汉。湖北沔阳人，同盟会会员。因袁世凯僭窃总统，将武昌首义之八师解散，陈在该师退伍。袁派段芝贵督鄂，排斥民党。陈甚不满，联合武昌陆军及法政学校学生和退伍官兵，实行讨袁，发动所谓“二次革命”。

在联络方面，由谢流芳联合军队里的胡廷佑、朱兆雄；范一侠联合冯尚昇、胡耀华等陆军学校；何亚青、何复洲联合法政学校学生；李爱珊联合退伍军人。推陈为总司令，谢为总指挥，定期举事。

在分工方面，何亚青指挥法政学校学生何运帆、李秀卿，负责剪断电线，断绝督署联系。李泽生、陈赓尧负责举火为号，约定军队和陆军学校一见火起，即鸣枪响应。全体出动，进攻督署。

不幸消息被泄露，督署查知。在预计起事之日，督军段芝贵召集各军连长以上的军官会议，说明退伍的意义，并指说“闻有暴动情事”。会后，将各级军官留在督署宴会，不放回营。各军官知有准备，不敢擅动。但隔离督署，亦不能与外面通消息，以致陈熙等不知，晚十二时仍然举事，将法政学校放火延烧，不见枪声响应，知事败露。陈熙等逃至日本租界不敢外出。当时何亚青闻各级军官在督署宴会，不能外出，赶往法政学校

报信。在中途被督署巡查队捕获，搜出起事符号，带至督署枪杀。学生等不见枪声响应，亦各避舍不出，于是瓦解了事。

段芝贵见事已平，令各军官回营，好好训练士兵。一面侦缉陈熙、谢流芳，其他不问。陈熙等乃乘日清公司轮船，至上海日租界与其他民党会见，计商再举。

事过数月，段芝贵调走，王占元督鄂，缉捕风声渐寂。陈熙乃由上海乘轮回鄂，被南京督军冯国璋的密探尾踪。轮抵南京卸客，即将陈熙捕带上岸，报告督署交警察厅看管审问。当时南京警察厅王厅长，见陈熙气宇不凡，顿生营救之念。对陈熙说：“不要害怕，尽管直说，我在冯督面前相机为你帮忙。”

当时，陈熙尚疑王是套他口供，抱着一死答曰：“我是民党，有何害怕！只是我的事实很多，要求你给我纸笔墨砚，让我慢慢写出交你，免得堂讯麻烦。”

于是，王将陈熙另居一室，时来与陈和霭漫谈。陈熙日写一段供词交王，王看后，愈对陈亲近，并将陈写供词的情况报告冯国璋。冯曰：“甚好！写起了拿来我看。”王亦将冯所说转告陈熙，嘱陈不要忧虑。

六月间，陈将供词写定，王去报告冯知。冯国璋说：“供词何不给我一看？”王曰：“恐看有不便。”冯说：“他供词中不过骂我，有何关系？”于是，王将供词呈冯观看，看到“历十九年险阻艰难”之处，冯顾王说：“雄壮得很。”并将所戴帽子取放桌上，直看下去（这些情况，是王暗告陈知）。

冯看完后顾王说：“写得甚好。”王乘机说：“我看此人年轻有才，气魄磊落。若以德感之，定为我用。”

冯国璋说：“你探他口气如何？好好照顾他为是。”王即将冯所言，转告陈知。劝陈放弃革命生涯，拥护中枢，为国家作一番事业，不枉十载寒窗之苦。并说：“冯督量大豪爽，非

一般人可比。”

陈熙乃说：“承厅长仁义厚爱，督军的再生之德，人非草木，岂不知恩！当效豫让国士之报。诚恐老母七旬，倚门之望难已。我意归田奉母，服孝后再图报国。”

由是，王代置行装，冯与酒会，并给护照一纸，以资沿途无阻。王再三叮咛说：“去后即来。”

陈回家后，去信谢冯，并时与王通信，后来亦未重游南京。但陈壮志消磨，株守家园，不问外事。抗日时期，陈方携眷逃避恩施，在张难先民政厅长任内，充管卷室主任。解放后，任湖北省文史馆馆员。他子陈德权曾在太原（现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接他前去。他去时将书藉、杂稿寄放我处。1954年大水，我家被淹，将他书藉、杂稿浸湿，照料出晒，得见他的《狱中上书，请赐速死》一稿。只因湿烂尾段，无从记载，仅将头、中两段有反映当时的一些事实，抄录如下：

家居楚沔，户锁襄江。儒素薪传，书香木本。泽敷仁里，不少仁声；派衍“义门”，诸多义士。八千岁之灵椿早殒（父早死），十万言之手草犹新（父乃清代廪生）。邓伯道无儿继代，蔡中郎有女能文（指他无子有女读书）。贫贱则夫妻堪哀，卅六之鸳鸯同命（指家贫夫妻同是三十六岁）；流离后生死不见，一双之蝴蝶可怜（有二女）。萱室长存，北堂内只有米珠薪桂；荆花都卸，南轩上别无梅子兰孙（无兄无弟）。写满腹之牢骚，终不离这个“恨”字；建一家之机杼，只织出许多冤情。

十载寒窗，不善属野蛮文字（不懂外文）；一双冷眼，最羞看异族功名（清末未曾入学）。奚读书而不屑，恐促我作官，必诱入祸国殃民之派；虽学剑之无成，忍见人捉贼，而尚

无开门揖盗之心。主清议之鸿章，则笔阵中曾留旧印（反对摄政王立宪组阁的电文中，他署名盖章）；镇中军之虎帐（充荆州镇守使参谋），而刀锋下不少余生（主张不杀满人）。奔走呼嚎，啼尽杜鹃血泪（号召革命）；诙谐谑骂，针刺鸚鵡舌头。屡见招尤，都因嫉恶；一生偏癖，只犯率真。

阮籍穷途，狂奴犹有故态；邵雍营洛，孺妇亦知微名。慷慨悲歌，人间烦恼填胸臆；馨香祷祝，天下英雄入彀中。易水之壮士不还，燕太子惯交死友；圯下之老人何往？张留侯屡中副车。脱赣水之围（在江西险被捕），间不容发；续黄花之命（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摧我心肝。

自种族过渡以来，已觉犁牛之无用（骂黎元洪）；洎南此竞争而后，复为蟹螯所不容（骂段芝贵如螃蟹横行）。封侯封国，不如封笔之豪（充《震旦报》主笔被查封了事）；逢珣逢谥，未若逢獐之妙（借逢獐之音骂冯国璋）。

历十九年险阻艰难，创不成晋文之霸（参加革命十九年）；抚四百兆身家性命，唤不返黄帝之灵。业将学道入山，未酬鸟哺恩情，难免贻依慈母；也曾昧良忘世，因应虎苛征聘，却又忽起原心。呜呼哀哉，然而雄矣。

某身负国忧，籍隶民党。未多夙抱，丁此时艰。本非强健之子，谬膺不韪之名。昨蒙共事诸君，侦捕宁下。渔人仗义渡余，逋客乞援吴市；田父何能给我，霸王自搗乌江。虞兮歌哀，拔山力尽；精卫含恨，填海冤深。观乾象之旺北，则太阳已缠于斗牛之分；数罡星之在南，则紫微已堕天狗之劫。人心虽固，天命难回。咎由自取，夫复何言！

但薏苡何珠，屡受楚北同人之谤；然砭砭非宝，偏为江南铁里之铮。一经品题，十倍身价；闻名天下，其喜若狂。爱唱离骚词，终不免流俗屈子；痛哭治安策，真如是中道贾生。举